

甲午神將名衛玉卿



甲辰神將名孟非卿



從動物到人身—— 略談《三才圖會》中的獸首神將

■ 汪劭純

在本次展覽「身體展演——從歷史圖像看身體之謎」中的「身體變異」單元，展出許多古代典籍中半人半獸的形象，其中《三才圖會·人物》獸首人身的六丁六甲神將，頭部為十二生肖動物的樣子。在先秦干支系統與宇宙觀的基礎上，戰國時期（約西元前 475-前 221）已可以看到十二支與動物的搭配。從考古遺存來看，十二支獸從北朝的純動物形象，演變成半人半獸或完全人身，到隋唐融合佛教藥叉信仰，最終發展為鎧甲武將的形象。他們在佛道教中驅邪護法的定位可能可以追溯到方相、大儼儀式。這些獸首神將不僅是長時間文化積累的產物，更體現了古代對宇宙秩序、時間運行與守護神的觀念。

關於獸首人身，牛頭馬面是民間信仰中最為人熟悉的形象。根據《楞嚴經》記載：「亡者神識，見大鐵城，火蛇火狗，虎狼獅子，牛頭獄卒，馬面羅刹，手持槍矛，驅入城內，向無間獄。」他們是帶領陽壽終了亡魂到地府的鬼差，樣子分別是牛頭人身、馬頭人身。因為看到他們這兩位勾魂使者意味著死亡、審判與地獄，十分嚇人。

然而，在《三才圖會》中這樣的獸首人身的形象實際上是鎮壓鬼怪的守護神將——六丁六甲（圖1）。根據北宋真宗年間張君房（約十一世紀）編纂的《雲笈七籤》，六丁六甲中的六丁為陰神，即丁丑、丁卯、丁巳、丁未、丁酉、丁亥；甲為陽神，分別是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宋史·律曆志》云：「六甲天之使，行風電、策鬼神」，在儀軌中他們的名號可以驅除邪惡，同時也是道教本命信仰的守護神。¹

《三才圖會》由明代王圻（1530-1615）、王世義（生卒年不詳）父子編纂，是一部充滿插圖的百科全書，內容從天文、地理、人物、時令、宮室到草木、鳥獸，可謂部分反映了明代人的世界觀。這十二位神將頭部為十二生肖，

其六丁神為丁卯神司馬卿（兔），丁丑神趙子玉（牛），丁亥神張文通（豬），丁酉神臧文公（雞），丁未神名叔通（羊），丁巳神崔巨卿（蛇）；六甲神為——甲子神王文卿（鼠），甲戌神展子江（狗），甲申神扈文長（猴），甲午神衛玉卿（馬），甲辰神孟非卿（龍），甲寅神明文章（虎）。圖像的背後總是時間的累積，及各方思想與造型的碰撞聚合，以下就讓我們從先秦的宇宙觀到佛教護法，分析這些圖像的來龍去脈。

宇宙的座標

十二生肖是由十二地支發展而來，而以干支記錄時間最早可見於商代甲骨刻辭，並構成了一套基於星辰運行的曆法系統。北斗七星在古代天象學及宇宙觀中具有關鍵的地位，依據「蓋天說」天空如同帳幕般圍繞著一條中軸旋轉，恆常可見的北斗星在此軸的頂端，亦即穹蒼的樞紐，懸於方形大地之上。另一重要的天文劃分則是二十八宿，這些星宿不僅界定了星座，同時也標示出月亮運行所經過的天區。標誌四季與四方方位的則是四大天區，稱為「天宮」，每一「天宮」之下包含七個星宿。



圖1 明 王圻 六丁六甲神將 《三才圖會·人物》 冊23 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 004953

與西方黃道十二宮不同，古代中國的地支沿著天球赤道將天空劃分為十二個區段，稱為「辰」，這些區段可與方位對應，並用於觀測天體的運行。十二個月則是由月亮跨越十二辰而形成，太陽沿著辰的運行標示了一日之中的十二時辰。

在年份計數上則依賴觀測行星。由於木星的恆星週期接近十二年，其運行成為十二年週期的依據。此外為占卜需要，戰國時期虛構了一顆「影子木星」，其運行方向與木星本體相反，並且同樣以十二年為一週期。木星因此被稱為「歲星」，而這顆影子行星則被稱為「太歲」或「歲陰」。²

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出土的六壬栻盤（圖 2）就反映了這樣的宇宙觀。天圓地方，上一組，上為直徑 9.5 公分的小圓盤，下面是一個邊長 13.5 公分的正方形盤，小圓盤圓心有孔，以一個銅泡釘和下面的方盤連接。小圓盤面中間是勺子形狀的北斗七星，圓周最外層是逆時針方向以小篆造型刻的二十八宿名——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婺、虛、危、營、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星宿名上有一點，內層刻十二月次。方盤的四邊也有三層文字：外層是二十八宿，每邊七宿；中層十二地支，每邊三個；內層是十天干，每邊兩個，戊己在四角，分別為「天廩己」、「土斗戊」、「人日己」、「鬼月戊」。³

漢代銅鏡上也表現類似的觀念。院藏漢代「仙人不老」博局鏡（圖 3）中央雙線方欄內有一周十二地支銘文，間以乳釘十二個，方欄外四邊還各有兩個星芒狀乳釘，內外兩組乳釘和汝陰侯墓出土的六壬栻盤的十天干十二地支布局一致。方欄外另有博局圖式，亦稱「TLV」，其間

滿布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等四靈，以及其他飛禽、瑞獸，細緻繁複。外圍銘文一周：「尚方作竟（鏡）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非回（徘徊）名山采芝草，渴飲玉泉飢食棗。壽而（同）金石□□□□（天之保）。由（遊）天下，教（遊）四海。」鏡緣飾一周鋸齒紋，外環以雲氣紋。博局紋與四靈瑞獸圖案、干支文字及神仙思想銘文的搭配，反映了西漢末年及新莽時期流行的天文數術以及讖緯觀念。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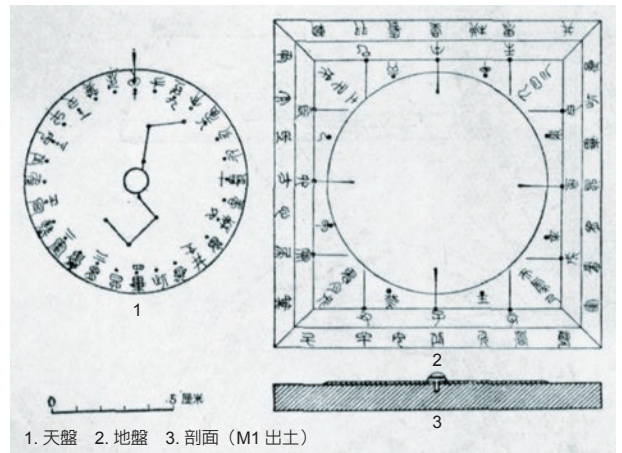


圖 2 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出土六壬栻盤線描圖 取自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縣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 年 8 期，頁 25，圖 10。



圖 3 漢「仙人不老」博局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 000298

十二支獸

十二地支如同宇宙的坐標，標示著星空與時間的運行，然而地支搭配十二生肖動物的起源至今仍是一個未解之謎。目前最早的十二支獸可見於 1975 年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中的《日書》，這套竹簡記述各類歲時及生活遭遇之事的吉凶，在占卜盜賊的這個段落記載了十二支獸名。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日期盜者的長相、行動、名字等特點也與對應的動物呼應：

子，鼠也。盜者兌（銳）口希須，善弄，手黑色，面有黑子焉，疵在耳，臧於垣內中糞蔡下。多（名）鼠鼯孔午耶。

丑，牛也。盜者大鼻，長頸，大鬮臄而僂，疵在目，臧牛廄中草木下。多（名）徐善躒以未。

寅，虎也。盜者壯，希須，面有黑焉。不全於身，從以上鬮臄梗，大疵在鬮，臧於瓦器間，旦閉夕啓西方。多（名）虎豸羆豹申。

卯，兔也。盜者大面，頭顙，疵在鼻，臧於草中，旦閉夕啓北方。多（名）兔竈陘突垣義酉。

辰，盜者男子，青赤色，爲人不穀（穀），要有疵，臧東南反（阪）下。車人，親也，勿言已。多（名）不圖射亥戌。

巳，蟲也。盜者長而黑，蛇目，黃色，疵在足，臧於瓦器下。名西莖亥旦。

午，鹿也。盜者長頸，小脰，其身不全，長耳而操蔡，疵在肩，臧於草木下，必依阪險，啓夕閉東方。名徹達祿得獲錯。

未，馬也。盜者長須耳，爲人我我然好歌無（舞），疵在肩，臧於芻稿中，

阪險，必得。名建章丑吉。

申，環也。盜者圓面，其爲人也鞞鞞然，夙得莫不得。名責環貉豺乾都寅。

酉，水也。盜者亂而黃色，疵在面，臧於圓中草下，旦啓夕閉，夙得莫不得。名多酉起嬰。

戌，老羊也。盜者赤色，其爲人也剛履，疵在頰。臧於糞蔡中土中。夙得莫不得。名馬童犇用辰戌。

亥，豕也。盜者大鼻而栗行，馬脊，其面不全。疵在要，臧於圜中垣下，夙得莫不得。名豚孤夏穀口亥。⁵

《日書》中十二時辰與動物的搭配和當今的版本大部分相同，據文字學者考證，巳對應「蟲」，許慎（約 58-147）《說文解字·虫部》載「虫，一名蝮」，蝮即爲毒蛇。申對應「環」，環瑗同音通假，因此也可讀作猿，猿即猿。至於酉對應「水」，水與雉同爲脂部韻母，雉即野雞。而今日所見的十二生肖體系，最早完整記載可見於東漢王充（約 27-97）所著的《論衡》，在〈物勢〉篇中，他批評時下將十二支獸附會五行終始說的荒謬，舉例指出：

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己，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效。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

從這段討論可以看出，王充試圖以反證法來質



圖5 太原北齊婁睿墓墓頂天象圖與十二支獸（牛、虎、兔） 取自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齊婁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36、38。

疑生肖與五行配對的合理性，此外也側面映出當時十二支獸的流行。透過《日書》與《論衡》之間的些微差異，我們可以看到十二地支所對應的動物經歷了長時間的演變，而到了東漢，十二生肖已大致定型。⁶

從走獸到人身

在造型方面，十二支獸最早是動物的形態，時間可上溯至北朝，例如山東北朝崔氏墓 M10 出土的十二支俑，然而此墓被盜擾，僅存帶龕台的虎、蛇、馬、猴、狗（圖4）。此外，太原北

齊婁睿墓（570）壁畫也描繪了十二生肖動物，墓頂是天象圖，按照順時針方向，正北為鼠，正東為兔，十二生肖動物繞其一周，現僅留存鼠、牛、虎、兔（圖5）。⁷ 婁睿墓的墓頂天象圖與十二支獸背後的觀念，可能和前段所述西漢汝陰侯墓的六壬栴盤及漢代「仙人不老」博局鏡一脈相承，標示著星辰與時間的運行。

到了隋代，十二支獸開始有了擬人化的造型。獸首人身的型態如湖南湘陰縣城關鎮隋大業六年（610）墓的十二支俑（圖6）；此墓還出土另一套生肖俑，樣子是十二生肖小動物站在人俑的肩上（圖7）。亦可見同是隋大業年間的武漢東湖岳家嘴隋墓的十二支俑（圖8）。謝明良推測擬人化的十二支獸有可能源於荆楚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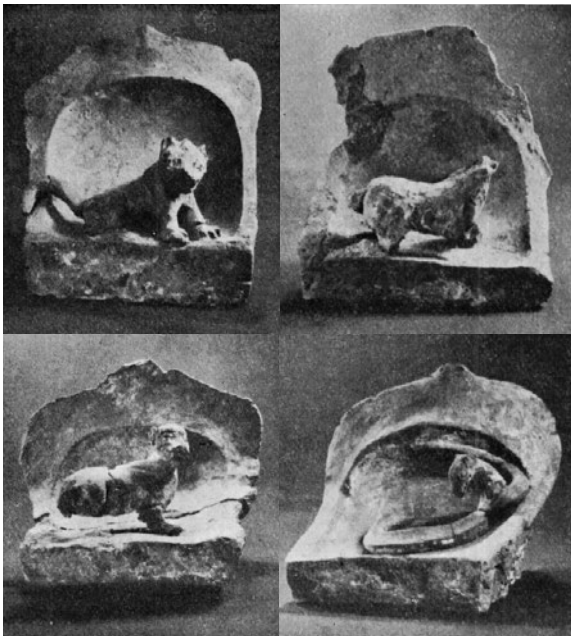


圖4 山東北朝崔氏墓 M10 出土十二支獸陶俑 取自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學報》，1984年2期，圖貳伍-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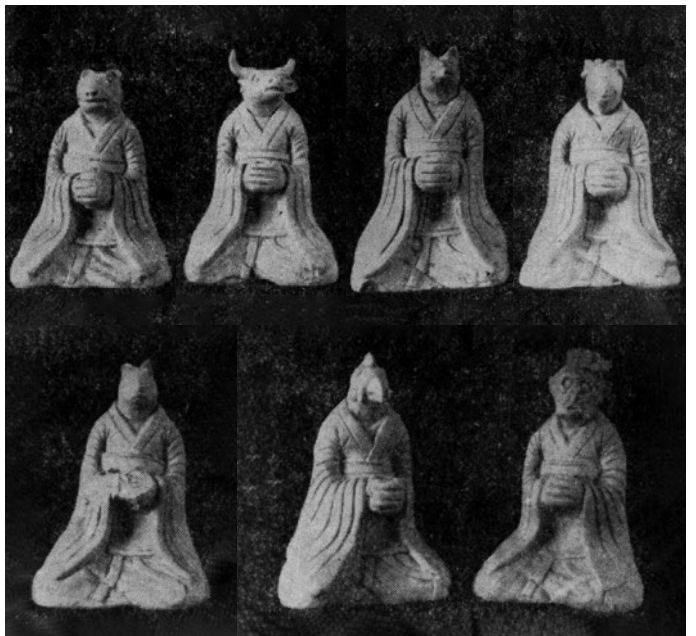


圖6 湖南湘陰縣城關鎮隋大業六年墓出土的獸首人身十二支俑 取自熊傳新，〈湖南湘陰縣隋大業六年墓〉，《文物》，1981年4期，頁42，圖13、15、16、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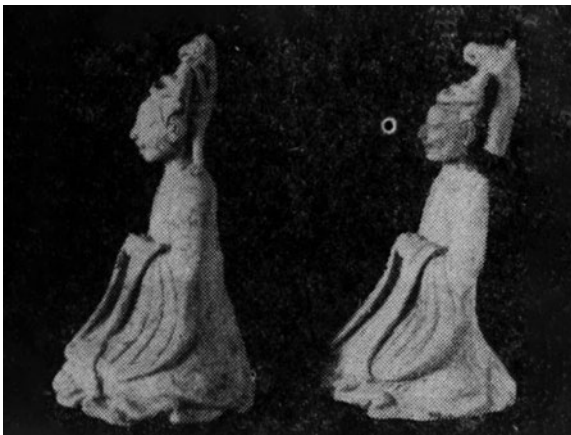


圖7 湖南湘陰縣城關鎮隋大業六年墓出土肩部站立小動物的十二支俑 取自熊傳新，〈湖南湘陰縣隋大業六年墓〉，頁42，圖14。



圖8 武漢東湖岳家嘴隋墓出土的十二支俑 取自《武漢博物館》：http://www.whmuseum.com.cn/WB_collection/_connect.aspx?id=51，檢索日期：2019年1月17日。



圖 9 清 雕紫檀甲子萬年十二方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 001432、故玉 005897 ~ 005908

帶，而後逐漸影響到中原和其他地區。⁸

這些獸首人身的坐姿十二支俑穿著如同文官的廣袖袍子，和院藏一套乾隆朝製作的玉十二支獸〈雕紫檀甲子萬年十二方盒〉（圖 9），以及圓明園海宴堂西面水法周圍十二支獸（圖 10）的造型十分雷同。這套「萬年甲子」十二支獸除了表達天地循環不息之意，也為乾隆皇帝歌功頌德，並祝其「萬壽無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考古材料顯示進入唐代，站立的獸首人身身著大袖長袍的十二支俑逐漸取代了坐姿俑；到了宋代以後，元明墓雖仍有陶俑隨葬，但十二生肖俑已極為少見。⁹ 相隔了一千多年，清宮是如何得知隋代到初唐間流行的坐姿獸首人身著大袖的十二支獸造型，並應用在建築及玉器的製作呢？是否當時已看過類似的出土物？

值得未來進一步探索。

另外，荆楚一帶的半人半獸形象不禁讓人聯想到 1942 年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戰國楚帛書十二月神。這件長方形的帛書中央記載伏羲天地開闢的神話、日月星辰的運行與曆法，四周則是十二個月的圖像及當月忌宜，類似睡虎地秦簡的《日書》。十二月神正月日取、二月日女、三月日秉、五月日皋、六月日且、七月日倉、八月日臧、九月日玄、十月日陽、十一月日姑、十二月日涂。值得注意的是半人半獸者當中有四：三顆頭、手腳有爪的五月神；像獼猴的六月神；牛首人身的十一月神，以及手腳有爪、頭上有羽飾、口吐長舌的十二月神（圖 11）。帛書以十二神配十二月，與十二獸配十二辰雷同，這些非人非獸的「神」如同抽象時間的具象化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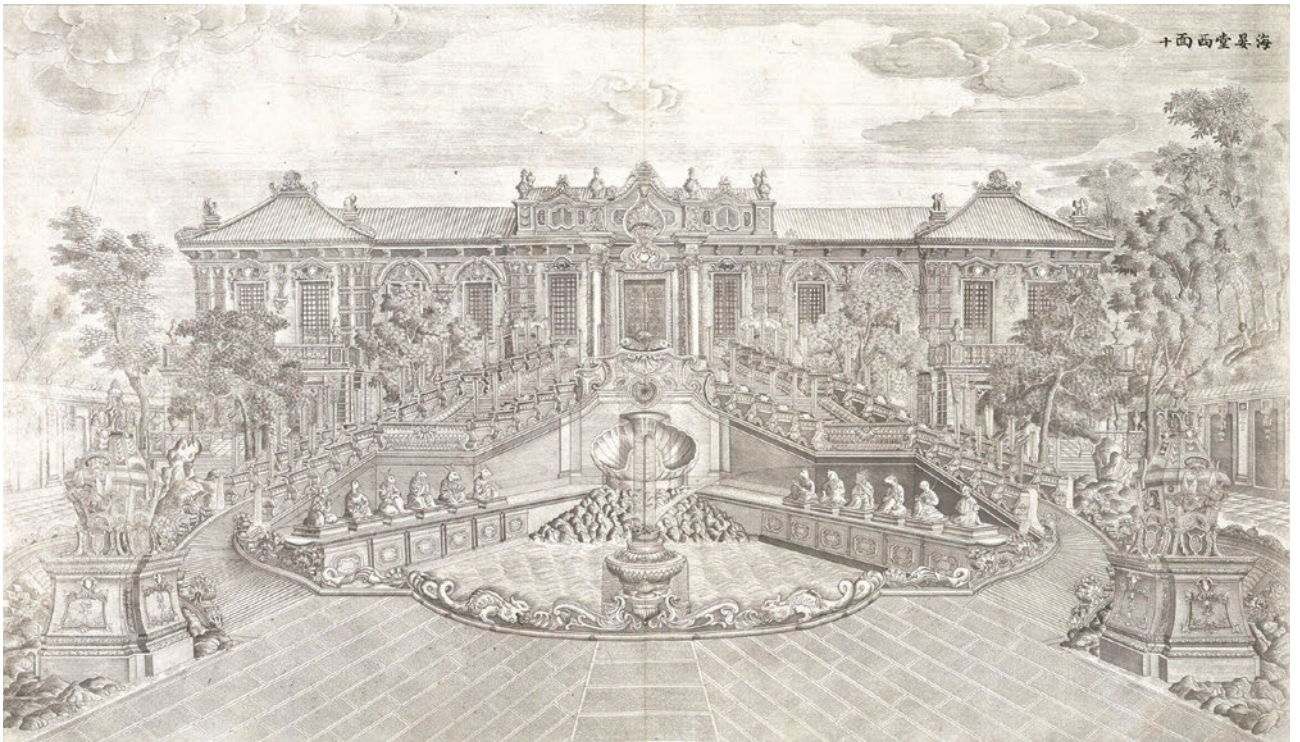


圖 10 清 伊蘭泰 圓明園海宴堂西面 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藏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29452:9 取自該館網站：<https://collections.vam.ac.uk/item/O101266/the-twenty-views-of-the-print-yi-lantai/>，檢索日期：2025年3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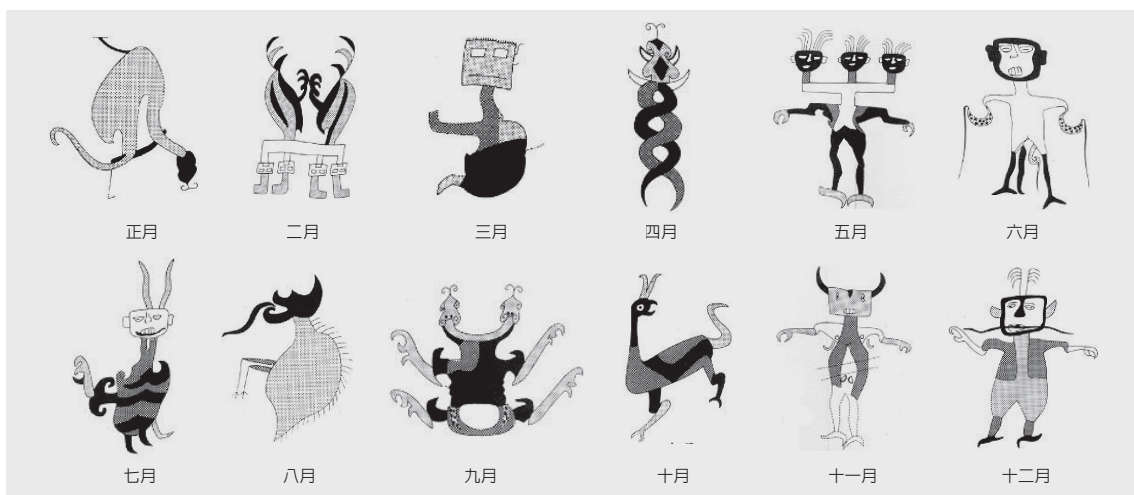


圖 11-1 子彈庫帛書十二月神線描圖 取自杜正勝，《物怪故事解：中國互古流行的心態》，臺北：時報出版，2025，頁 66，圖 20。



圖 12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衣箱漆畫 取自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 1》，北京：人民美術，2006，頁 43、45。

擬人化。戰國時期半人半獸的形象亦可見於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衣箱漆畫，其頭上有角，遍身鱗甲，還有雙翼（圖 12），他們是「神人」呢？或是「物怪」？杜正勝推測他們可能是東

晉干寶（?-336）《搜神記·夏鼎志》中的罔象：「如三歲兒，赤目、黑色、大耳、長臂、赤爪」。只是秦漢以後，長江流域的政治勢力衰弱，文獻多湮滅，已經很難考證這些圖像的意義。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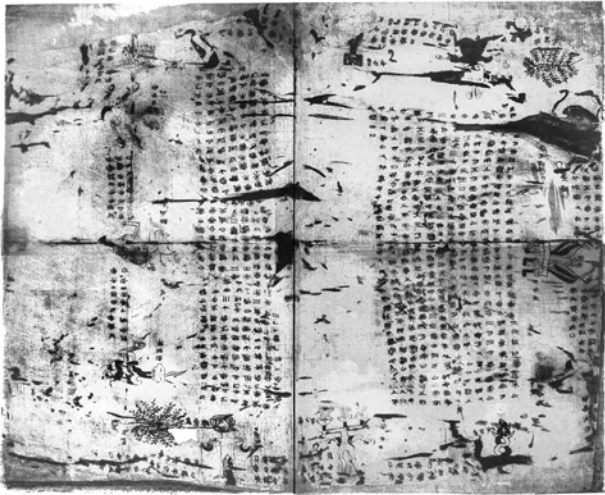


圖 11-2 長沙子彈庫出土戰國楚帛書十二月神 弗利爾美術館 (Freer Gallery) 藏
取自李零編，《子彈庫帛書(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頁 7。

鎮壓鬼怪的守護者

還有研究認為獸首人身形象可能與《周禮·夏官》和《後漢書·禮儀志》所載打鬼儀典，也就是大儺有關。根據《周禮》的描述，方相身披熊皮，在熊皮的頭部上裝飾著四隻金黃的眼睛，穿著黑色上衣和朱色夏裳。兩手分別拿著盾和戈舞動，率一百二十名童子，分別在宮廷臘月儺禮及喪禮時驅趕鬼怪。¹¹《後漢書·禮儀志》有這項驅鬼儀式詳細的記載：「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侺子。皆赤幘皂製，執大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值得注意的是，在《後漢書》中一同參與驅鬼的還有「十二獸」：

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侺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侺子和，

曰：「甲作食杂，腓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儺。

這裡的十二獸是可以對付各種鬼怪的「十二神」，分別是甲作、腓胃、雄伯、騰簡、攬諸、伯奇、強梁、祖明、委隨、錯斷、窮奇、騰根，他們可以吃掉對應的杂、虎、魅、不祥、咎、夢、磔死寄生、觀、巨、蠱。主持儀式的黃門並威脅這些惡凶，若不趕緊離開，就將你們分屍、解體、吃下肚。

雖然《後漢書》中鎮壓鬼怪的十二獸不一定和十二支有關，但十二支獸與佛教護法的觀念及圖像融合清楚可考。最早見於唐代一行(683-727)所著的《十二神將詮集》與《成菩提集·十二神》，將十二支對應十二藥叉。¹²姚鑒等學者也指出被今人視為四天王的唐墓甲冑武士，應為古代方相演變而來。能夠對付各種鬼怪的方相、十二神，後來可能與佛教中鎮壓惡鬼的天王、藥叉合流，而擬人化的十二支獸或為大儺在六朝時受到佛教影響，並與十二支獸相結合的產物。¹³

融合佛教天王的造型傳統，身著盔甲的武將形象於是產生。四川前蜀王建墓(918)棺床東西兩側列置十二尊身著鎧甲，束髮或戴盔的半身雕像(圖 13)。不同於考古報告認為該十二尊像為「六壬十二神」(天一、騰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天后、太陽、玄武、太常、白虎、天空)，¹⁴謝明良根據新羅時期(西元前 57-935)的墓制雕像以及江西省遂川縣北宋政和初年(1111)郭知章墓出土的十二支獸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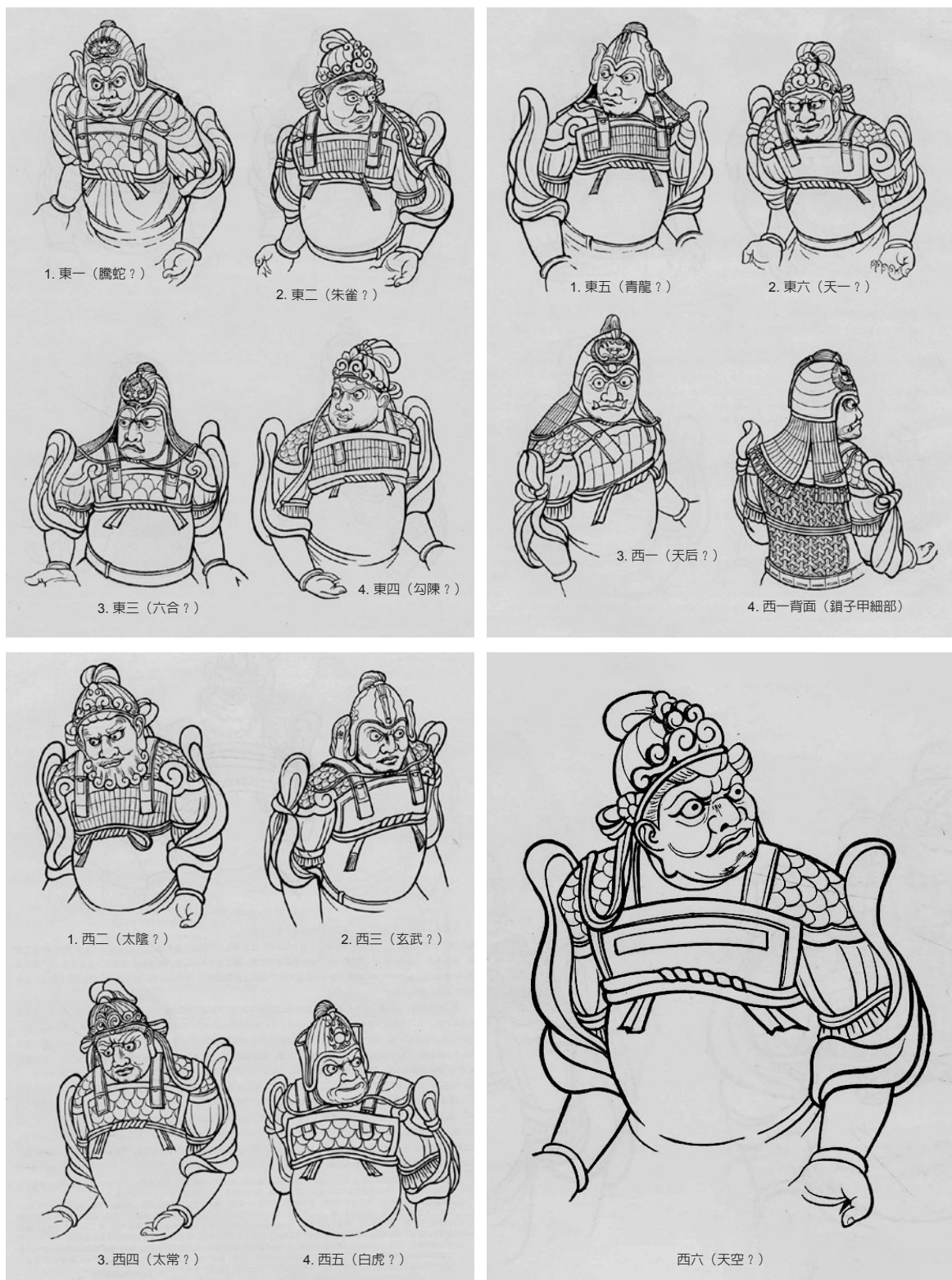


圖 13 四川前蜀王建墓棺床東西兩側的十二尊身著鎧甲半身雕像線描圖 取自馮漢驥編，《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 37-40。



圖 14 伯孜克里克千佛洞 18 窟《藥師經變》十二神 取自 Albert von Lecoq、Ernst Waldschmidt,《新疆佛教藝術》,烏魯木齊: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圖 17。

雕,推測它們可能是完全人化的十二支獸。¹⁵此外,再考慮敦煌力士負棺的造型傳統,以及當時的淨土信仰,這十二神將為保護亡者前往極樂淨土的十二藥叉是極有可能的。¹⁶

在《藥師經變》圖中可以更明顯的看到十二支獸與佛教護法合流,可能是藥師信仰中國化的體現。¹⁷吐魯番伯孜克里克千佛洞 18 窟《藥師經變》中,身著廣袖袍服的十二神,冠上有十二生肖動物(圖 14);敦煌初唐第 220 窟《藥師經變》中的十二神將身著甲冑、頭戴寶冠,寶冠上也以生肖動物裝飾,存蛇、兔、虎等(圖 15)。¹⁸值得注意的是,克里克千佛洞 18

窟《藥師經變》當中頭戴鼠、虎、龍、馬、猴、狗冠者為男;戴牛、兔、蛇、羊、雞、豕者為女,和北宋《雲集七箋》六丁六甲中子、寅、辰、午、申、戌為陽神,丑、卯、巳、未、酉、亥為陰神一致。只是在《三才圖會》中皆著甲冑,沒有性別之分。

融合動物與武將形象的十二藥叉也流傳到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經》中收錄京都仁和寺藏仁安三年(1168)紀年、京都醍醐寺藏嘉祿三年(1227)紀年、高野山金剛三昧院藏正平十四年(1359)紀年的《藥師十二神將圖》,共有四種型態:十二支獸在頭頂,或作為神將坐騎,或



圖 15 初唐 敦煌第 220 窟《藥師經變》中的十二藥叉（蛇） 取自中國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 5》，瀋陽：遼寧美術；天津：天津美術，2001，圖 41。



圖 16 《藥師十二神將圖》卯神 a、b 京都仁和寺本 c、d 京都醍醐寺本 取自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都監，《大正新脩大藏經·圖像部·第 7 卷》，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頁 387，圖 3；頁 396，圖 18；頁 425，圖 38；頁 447，圖 50。

為獸首人身，也有完全人形的版本（圖 16）。¹⁹《總持抄》載：「問：以十二神將為眷屬，其如何？答：為助藥師十二大願，佛菩薩成十二神將，經十二日十二時，晝夜不斷守護眾生……十二神將者，十二因緣，十二月，十二時等也。」²⁰在十二支不斷更替的年歲中輪流守護眾生。

結語

不同於傳說中因修煉而化為人形或半人半獸的「物怪」與「精怪」，本次展出的《三才圖會》中的十二支獸首六丁六甲神將，是天地運行與時間概念的具象化，展現了先秦宇宙觀在佛教護法與道教天將信

仰的融合下，所形成的獨特產物。十二支獸最初在魏晉時期（220-589）為動物的形象，後來結合人身再到武將的造型，這一變化不僅強化了「鎮守」的職能，也凸顯了人對於秩序與保

護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書中將這些神將歸類於〈人物〉而非〈鳥獸〉，進一步顯示了它們在文化與信仰層面的轉化，從生肖變為具備神格的護法，成為超越動物屬性的神聖存在。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註釋：

1. 王炳陽主編，《道教大辭典》（北京：華夏出版社，1994），頁 305、307。
2. 《晉書·天文志》：「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洩四，三光隱映，以為晝夜。天中高於外衛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於外衛下地亦六萬里，外衛高於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恆八萬里。」（唐）房玄齡、褚遂良等編纂，《晉書·天文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255，卷 10，頁 157；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402-404; Judy Chungwa Ho, "Representing the Twelve Calendrical Animals as Beastly, Human, and Hybrid Beings in Medieval China," in Jerome Silbergeld and Eugene Y. Wang ed., *The Zoomorphic Imagination in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95-136.
3.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縣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 年 8 期，頁 12-29。
4. 李學勤，《比較考古學隨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 27；李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頁 174；葉康寧，〈王莽與博局〉，《古代文明》，2009 年 1 期，頁 37-44。
5.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編，《雲夢睡虎地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圖版 135、136。
6. 陳安利，〈古文物中的十二生肖〉，《文博》，1988 年 2 期，頁 41-42；（漢）王充，《論衡》（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862，卷 3，〈物勢〉，頁 43。
7.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學報》，1984 年 2 期，圖貳伍 -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太原市北齊婁睿墓發掘簡報〉，《文物》，1983 年 10 期，頁 19。
8. 熊傳新，〈湖南湘陰縣隋大業六年墓〉，《文物》，1981 年 4 期，頁 40；藍蔚，〈武漢市東湖岳家嘴隋墓發掘簡報〉，《考古》，1983 年 9 期，頁 795；參自謝明良，〈出土文物所見中國十二支獸的形態變遷——北朝至五代〉，《故宮學術季刊》，3 卷 3 期（1986 春），頁 59-105。
9. 侯怡利，〈「萬年甲子」！願大家諸運亨通〉，《故宮文物月刊》，431 期（2019.2），頁 4-12；張麗端，〈清乾隆紫檀萬年甲子多寶盒〉，《故宮文物月刊》，323 期（2010.2），頁 82-86；張麗華，〈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俑〉，《四川文物》，2003 年 5 期，頁 63-65。
10. 杜正勝，〈物怪故事解：中國亙古流行的心態〉（臺北：時報出版，2025），頁 18-20。
11. 〈夏官司馬〉：「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驅疫。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驅方良。」（清）孫詒讓，《周禮正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冊 17，卷 59，頁 55-57。
12. 謝志斌，〈十二藥叉信仰的組成及期中國化形態〉，《宗教學研究》，2018 年 4 期，頁 146。
13. 姚鑿，〈營城子古墳的壁畫について〉，《考古學雜誌》，29 卷 6 號（1939），頁 390-391；伊藤清司，〈古代中國的祭儀と假裝〉，《史學（慶應大學）》，30 卷 1 號（1957.7），頁 30-31；參謝明良，〈出土文物所見中國十二支獸的形態變遷——北朝至五代〉，頁 78、86。
14. 馮漢驥編，《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 40-42。
15. 謝明良，〈出土文物所見中國十二支獸的形態變遷——北朝至五代〉，頁 87。
16. 鄭以墨，〈往生淨土——前蜀王建墓棺床雕刻與十二半身像研究〉，《四川文物》，2012 年 6 期，頁 59-61。
17. 謝志斌，〈十二藥叉信仰的組成及期中國化形態〉，《宗教學研究》，2018 年 4 期，頁 146。
18. 羅華慶，〈敦煌壁畫中的《東方藥師淨土變》〉，《敦煌研究》，1989 年 2 期，頁 7。
19. 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大正新脩大藏經·圖像部·第 7 卷》（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頁 385-482。
20. 新井慧譽，〈《藥師經》の傳える十二神將〉，《印度學佛教學研究》（東京：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出版，1972），頁 264-268；謝志斌，〈十二藥叉信仰的組成及其中國化形態〉，《佛教研究》，2018 年 4 期，頁 146。